

文化與公教

陳哲敏 方豪
葉秋原 龐靜亭
著

版出館譯編智上

陳哲敏 方豪

葉秋原 龐靜亭

著

公教與文化

上智編譯館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八日初版
一九五〇年九月一日再版

公教與文化

著譯者

陳哲敏 方豪
葉秋原 龐靜亭

編輯者

北平西安門黃城根北段
上智編譯館

電話：西局二五五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發行者
上智編譯館

題記

最近我們出版了一冊「宇宙觀與人生觀」，是收集抗戰時期在後方發表的幾篇文章；因為這些文字在當時不能達到全國，許多人不能看到，或不能全部看到，即或全部看到，亦不易保存；我們於是把性質相同的文字收集在一起，印成小冊，讀者感覺非常方便，因此很受歡迎。

「公教與文化」也是同樣性質的。這裏有現任教廷駐華公使館祕書陳哲敏博士的「二十世紀文化的傾向」，對現代的思潮作最深刻的觀察，然後加以極細密的分析，以研究現代文明是否能給予人圓滿的生活？是否應該長期陷於徬徨懷疑之中？是否不需要精神部份？或簡直否認有精神部份？現代文化的趨向是否已有轉變？轉變到那方面去？對這些問題，作者都給讀者很滿意的答覆。是文原發表於二十九年五月五日及十二日重慶益世報，那時作者正在羅馬研究哲學。

我國有許多人在醉心歐美文明，尤其是歐美的物質文明，但很少有人肯對西方文明作窮源溯流的研究，偶有作研究的，也不過拾人牙慧，不能以獨立的態度，作「打破沙鍋問到底」的追究。葉秋原先生於三十三年一月重慶出版的眞理雜誌第一卷第一期上發表過一篇「西方文明的回顧與前瞻」，對數千年來的西方文明加以檢討，他證實了「西方在衰落」；他是從西方上古文明，中古文明，一直研究下來，他慨嘆着西方在文藝復興後已經走上了「分崩離析」的

路，他也證實了西方文明的頂點究竟是在那一時期，西方文化的骨骸究在何處，字數雖不到一萬，卻是簡潔明瞭，異常透澈。葉先生現任立法院立法委員，申報主筆。

在抗戰後兩三年之際，中國學術家忽然起了一種像似復古，又像似國家主義的運動；有人對西方文明起了很大的懷疑，由懷疑而鄙薄；他們大都看過新教的聖經譯本，便大談西方倫理思想、宗教思想等等；就像數十年前的西洋淺薄的漢學家，看看四書譯本，就對儒家學說信口胡說，態度是一樣的。到了最後，甚至有人活動政府創辦禮樂館，由他們來訂國家宗教的儀式了。同時也有一小部份人，提倡納粹式的國家宗教，他們以為宗教是可以矯揉造作的，是應該分邦而治的。當時我曾寫了一篇「論中西文化傳統」。也發表在真理雜誌第一卷第三期。我是真正想發揚儒家學說，但是我決不願把它限於國內，叫它在國內惟我獨尊，喧赫一時，在國外卻無聲無臭；我主張東西文化應該融會貫通，相互吸收，相互適應，以趨大同。發表後，很有些人來信討論，直到今天，我認為還有向讀者求教的必要，所以也收在本書裏面了。

最後是龐靜亭先生在法國時所譯大哲學家馬利丹 J. Maritain 的一篇「基督教與文化」的廣播演講詞，簡短扼要，亦足供讀者參閱。本文發表於昆明益世報，去今已有八年了。龐先生現任南開大學教授。

編完後，略述源委，以告讀者，並請 不吝指正

方 豪 敬識於上智編譯館

三十六年二月十八日

公教與文化

目次

二十世紀文化的傾向……………陳哲敏(1)

一、引言

三、客觀世界的崩潰和批評標準的喪失

五、二十世紀前半期思想的徬徨

七、現代藝術家也在努力達到最高的實在

九、圓滿生命的絕望

十一、解決理性的基礎問題

十三、宗教與生命問題

西方文明的回顧與前瞻……………葉秋原(19)

一、西方的衰落

三、西方中古的文明

五、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

二、否認天主和創造天主

四、個人主義的高揚

六、二十世紀新思想對「生命」的看法

八、人無精神部份的結果

十、統一性和客觀性

十二、現代文化與宗教

十四、二十世紀思想的趨向

二、西方上古的文明

四、西方文明的頂點

六、分崩離析

七、結論

中國思想界之趨勢……………陳哲敏(33)

引論

一、中國現代文化與思想的產生及其世界思想的背景

二、中國思想的基礎

三、中國現在思想的可能趨勢

四、公教思想在中國思想上今後的作用

結論

論中西文化傳統……………方豪(53)

一、擴大民族本位文化

三、儒家學說之真諦

五、宗教思想

七、兩大文化必須相互吸收與相互適應

二、世界兩大文化

四、研究基督教應有之態度

六、倫理觀念

基督教與文化……………馬利丹著龐靜亭譯(78)

一、宗教與文化不同

三、基督徒的使命

二、宗教產生文化

二十世紀文化的傾向

陳哲敏

一 引言

本篇的目的，不是敘述哲學家、思想家或科學家對於宗教辯護的理論，乃是敘述一般的文化精神，因着客觀的需要，漸漸走向宗教所指示的真理。宗教所指示的真理是永久的，絕對的。他過去給人指示了，今天也不斷地盡他這神聖的使命：不過，人類思想一時的反動，背棄了光明，在自己黑暗的想像中摸索，結果，因着痛苦經驗的告訴，自己意識到自己失敗了；現在正努力，重新奔向光明的路，把人類彷徨的靈魂，再引到宗教所指示的真理前面去：思想、文化所有的能力止於此，所有的任務亦止於此。

二 否認天主和創造天主



尼采在他的 *Die frohliche Wissenschaft* 高叫着說：「天主死了！」同時意大利哲學家斯巴芬達 *Spaventa* 努力吶喊說：「因新思想的需要，殺死古老的天主！」歷來的唯物論、實證論、無神論，關於天主和宗教的理論都是這樣地說：「天主死了！」「殺死這落伍的天主！」

天主是否死了，固然是問題，但是是否可以殺得死天主，這卻是一個思想家，在舉起那時代的大刀闊斧，給天主門面劈去時，最初不能不認清的一點。就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這些思想家把心門關得好緊，宗教和天主的觀念，依然是要進去；他的心，終於要再和天主講和接近；在思想史上，這種例子不止一個。

殺天主的方法不止一端，革命流血式的辦法，這就是唯物論、實證論、無神論，蠻幹地否認下去；不流血而黃袍加身僭位的方式，那就是德意志、意大利觀念論、唯心論的辦法。要之，都是因為新思想的需要，而感到有殺死天主的必要。尼采和斯巴芬達說：「因新思想的需要，殺死古老的天主」，那已經是十九世紀末年的話；正是實證論科學主義曳兵而走，唯心論、觀念論重振旗鼓捲土重來的時候。現在二十世紀快過到一半了，想來新思想新文化更需要殺死天主。然而我們今日思想與文化正因了自己本身的需要，會再去請求天主出來。

在尼采和斯巴芬達以前，菲希德 Fichte 在他的講台上，已經很滿意地說「諸位！我們今天把天主創造出來了！」然而菲希德的天主，不過是一個劉盆子式的天主；他在森羅莊嚴的客觀世界前面，會自認微末，感動地大哭起來。我們知道菲希德所創造的新天主，是「純粹我」。菲希德要研究「哲人使命」。在答覆這個問題以前，他願意先解決「什末是人的使命？」菲希德由他主觀的觀念論出發認為「什末是人的精神原始是一個不能置答的問題；而且如果仔細考察，是一個根本的矛盾」。因為我不能為非我所生，否則是一種超絕的唯物論，我應該在絕對

的主觀以內，摺去一切外在關係。這即是說：「人除本身以外是沒有原則原始的，我即是絕對」。如果「說純我是有原始的，那真是一件矛盾」。但是「純我如果不經過經驗的決定，那就永遠不會自覺的」；「如果與經驗的連繫關係脫離，簡直如一個空洞的無」。所以客觀世界是主觀所以自覺的創造。「那末『我』即爲最高的存在，即是他自己的目的。」推至其極，「則是『我』單純的存在，即爲『我』。即是最高的目的。這個絕對存在的特點，正是人有理性唯一的特質與唯一的使命。既然純我以外無原始，所以『我』即是絕對的統一；非經過經驗的決定不能自覺，所以就不能不有多（主觀創造的客觀世界）。然而人應該是絕對的統一，所以他最終的使命，是超脫多的障礙（即菲希德的客觀世界）打破多的羈絆，而日近於統一。所謂『永久的進行，即是人永久的使命』，『生活而活動的道德，即是上帝』。菲希德所創造出來的上帝，是一個『人類永久企圖而永遠不能達到的一流的活動』」（以上節文均譯自菲希德：「哲人使命」第一講）。

菲希德是沿着康德哲學的路線，而創造出了一個天主。這條路線是多能哲學家思想家直到二十世紀所接受，成立了最近一世紀的文化潮流。康德、菲希德是否把天主創造成功？康德、菲希德式的宗教——宗教即道德——是否在我們二十世紀發生同樣的威力？是我們今天不能不了解的。不過在明瞭我們二十世紀思想是否還隨着這個思潮走。應該明瞭這種思潮在文化上所有的意義及它所有的結果。

三 客觀世界的崩潰和批評標準的喪失

我們可以總括地說：自康德直到今日，人類的思想由主觀的整個的破壞，而達到了全部客觀的崩潰。由人文主義直到十九世紀末葉，思想上基本的錯誤，是把人本有統一的人格，分解成了若干的片斷，然後再從自己想像中，創造他那不自然的統一：康德與菲希德就是典型的例子。最初的現象論，把人當作一系漠不相關的現象看待：把生命當做若干剎那的連續，缺乏基本和有機的統一，殊不知這個有機的統一，是我們人格的本質，是人所以超乎物質而不隨物質命運的基本條件，是人所以為物質的統治者，是人所以在任何空間任何時間，而獨立存在，絕對統一的基本要素。現在既把人格的本質作為一系列的現象，而缺乏有機的綜合，那自然就走入錯誤，把這一流現象中的每一個剎那，當作人格的絕對價值。後來，康德菲希德以至二十世紀初期觀念論，遂把這殘破而無客觀性質實在的「主觀」或「純粹我」禁錮在很窄很狹的範圍以內，與外在的宇宙絕緣；並且相反一般的常識，在主觀以內，創造一個莫名其妙の世界，努力在一個空洞不毛的主觀之內，找求生命和人格問題的解決，就是這種思想必然的結果。

這種人格實在崩潰的極點，就是「我」本身的分解，「我」本身的破碎和「我」本身的死亡，而與客觀世界絕緣，完全對立，甚至否認客觀世界存在。由這種哲學思想發生一種恐慌，發生一種恐懼的不平衡，使人類思想失掉了判斷的標準價值。生命的意義，祇是普遍精神的永

久發展：所謂本體是一個永久的創造，生命的本質是永久的流動；永久的價值，只在時間轉動之中。這種恐慌與不平衡早已開始在啓蒙時代的個人主義；而在德國浪漫哲學時代，在觀念統治下的思想，過分傾向具體和主觀的統一，已經達到絕對飽和的程度了！

四 個人主義的高揚

客觀的世界崩潰，判斷的標準價值失掉，主觀統一，勢必走入理論的個人主義，絕對的不信任，懷疑一切必需經過自我式主觀的批判而始承認其價值的荒謬，即是說：墮入破碎析裂的過激批判，然後將主觀客觀化，普遍化，以個人的理性即爲全人類的理性，全人類的理想價值：「我」，即是「整個」。所以近代文化「自我」的高揚，幕後還是以驕傲的個人主義爲背景。

這種不平衡的延續，人類價值的破壞，在我們二十世紀的前半，反應在文化的各領域以內，形成了我們今日文化精神消極的一方面。過去的實證論、主觀論、現象論等把「實在」或「物如」認爲不可知：以X代表之。實證論不久崩潰了，而新的科學簡直討厭此類問題：率性不管什末「物如」「實在」悍然與世界內心實在分家。在這種與世界實在絕緣的運動思想家中，或者滿足於現象，或者傾向於實在的主觀化。結果，主觀與客觀同歸於崩潰，Kops Daniel 說：「近代科學只盡於現象，而不及於所以然；寄生在一堆獨斷和不可解之謎的上面」Fiddington

很有暗示地引歌德對 Fekermann 的幾句話說：「歌德對 Fekermann 說：你看，假定人類的精神，停止留在客觀（實在）世界，他或者是開倒車，或者是分解。」

藝術在古典的作者看來，是本體用形式的美，作它詩的表示。而我們近代思想家，則說是純主觀，（G. Gentile）或者是純粹詩（B. Croce）。這樣把一切客觀的路截斷，與「我」分離；與我分離，即是與宇宙分離，完全與客觀世界絕緣。結果完全破壞我們人類傳統的連鎖，自己封閉自己，監禁自己，全囚在主觀以內：把感情與行動割裂，把藝術與道德分開，把思想與本體，絕對與相對脫離。

這種崩潰析裂的個人主義勢力以及自我的高揚，在政治經濟社會的領域內，分外鮮明。大戰所給與人類的痛苦還未完全平復；第二次大戰重新又起。野蠻自私的個人主義與統治慾，正在東亞作它空前的屠殺，向着毀滅人類文明大踏其步。假定不從今日起，再把人類的精神創新，人類文明的前途誰也逆料不到。他方面個人幾全與社會脫離（資本家與大眾社會，）而現在個人主義與集體意識，日形尖銳矛盾，大有滅此朝食之概，柏格森先生，認定社會與每個人，全能主義與個人主義的中間，有一個無限而不能超越的鴻溝。無論個人主義或集體的全能主義，在今日的社會，成了人類痛苦最大的癥結。一方面是個人主義把人從社會中游離了，而成獨立自動的中心，自己造出一個絕對的目的，用自己單獨的力量來實現，與社會脫離。而全能主義則把自己本身當作一個機械的統一，一個絕對的整體，吸收了個人，殺死了個人；把個

人認為只是社會中一個可憐而無能的部分。這些觀念，在我們今日的社會所給與我們的印象太深，給與我們的痛苦最大，同時，也就是我們最有生活經驗的一部分。

五 二十世紀的前半期思想的徬徨

分崩離析的精神，在宗教領域內，同樣使我們有很痛苦的感覺。誓反教（新教），每一條理論，都是根據在把人與天主截開。路德的宗教把道德同宗教，把本性同超性分家，毀壞了宗教與人類的連鎖關係。他把人毀滅了，然後投入一個遠而又遠九霄以外的一個神。這樣自然不能維持人類的道德與他生生的力量，滿足人類內心始終一貫的要求。一到了今日的文化，要求神，要求宗教，但是已着路德把去路截斷了，不能不在自己想像中造上帝。近世以來，各個思想家走入了迷途，今日宗教思想的恐慌，路德不能不負責任的。菲希德說造上帝，尼采說上帝死了！斯巴芬達說因新思想要求殺死古老上帝……而宣言屠殺上帝與創造上帝雙管齊下，均告成功的，還是意大利哲學家 G. Gentile 任第烈，他的上帝是整個的內在於人，藉着人的心活動呼吸：人即是上帝，上帝是永久一流之化，永久不能完全存在的，永遠是化；人的「思想」，即是一化之神永久之流。結果，增加我們徬徨和苦悶，不知會到什麼程度：因為我們任何思想系統，都有一個因果律在壓迫我們，使我們去追求主觀以外的絕對原因絕對存在。那末如果說這超絕的原因，是一個永久的努力，無限的發展，人類精神一流之化，那末即是說，人永久不

能達乎存在，永久不能近於絕對，也即是說把人永久地禁錮在不安、徬徨和懷疑之中。

廿世紀前半，由十九世紀文化所遺傳得來的消極方面，與乎康德非希德創造上帝，以至今日的歷程，及其意義的輪廓，大概如斯：對於宗教及宗教所指示的真理，延續一種離心的趨勢，至少對於宗教所積極建設的部分，不了解，過分批判，而加以懷疑、否認。

六 二十世紀新思想對「生命」的看法

二十世紀不止生活在徬徨和苦悶之中。它的積極方面正如普通一般的傾勢，流動趨於靜止，希望趨於獲得，分裂趨於統一，分析傾於綜合。它具體和綜合的表示，與它思想創造力的開展，全表現在生命的問題上。

生活是每個人到這個世界上來注定的使命。生活的意志，即 Heidegger 所說的「徬徨苦悶中的生活意志」，代表二十世紀整個的動力，而反應於思想的各種領域。其問題是「生命有什么意義」？其意義，其內容，已經是一個哲學的問題。

生命即是我們的存在；我們的存在它是具有客觀價值，為「我」的一切價值的出發點和總體。同時在存在的內心中，潛藏得有一個打破主觀絕對的力量，追求它本身價值所有的客觀基礎。所以在一方面，不能不把我們的人格實在重建起來，為這個客觀價值的主體，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求這個人格實在的超絕原因。同時也不能打破主觀，追求客觀世界，以豐富自己人格

的內容。自然客觀的認識因着它邏輯的需要，就現露超絕原因的存在（實在的最高統一）。簡單說來：我們的生命實在永久的意義，不能不使我們努力追求客觀的統一及其法則，追求一個普遍和超絕的原理。

這樣我們二十世紀的思想在積極方面，造成了一個新思想的局面，與過去對立，將過去時代的各種元素，加以檢討，而歸結一個更高更廣大的一環，更廣大的綜合，而給以生命實在的意義。此種趨於統一，趨於綜合的要求，打開過去分析割裂的片段（柏格森很顯明），打開過去禁錮於主觀以內的局面，成了我們二十世紀各種問題的出發點；成了我們今日任何實在表現的基本意義。固然我們不能說這足以盡二十世紀思想的全部，也不是一種具體完成的形式。然而我們不能不說，這是基本的觀念，滲透了精神與文化各種領域以內成了這個時代活活的新生精神，二十世紀的色彩，二十世紀的靈魂。

二十世紀思想尚在演進之中，我們不能給以固定的形式，亦不能限於一定領域，我們祇可略略描述它的大概。

過去的錯誤，是過分的分析，而二十世紀因着生命的需要，科學也趨於統一、綜合。科學顯在現象的元素背後，找着它有機的統一，達到事物真的本體，把握實在所共同交通的基礎；達乎思想與實在以及達於超絕原因梯階的實在。亞里士多德以前曾說過宇宙為法則所飽和。而今日 Morach 則力言宇宙是一個連鎖的思想。Meyerson 說：如果要在整個科學中發現思想的

基本原則，科學家應該尋出它的統一來。

七 現代藝術家也在努力達到最高的實在

藝術及其美的反應（文學批判），就它內在健全的成分來看，開展了新的視線，脫離了詩的純粹主觀，日近於客觀世界，日近於超絕實在，即日近於綜合，日近於普遍。二十世紀文藝充分證明了人類漸漸超脫虛妄，無意識，枯冷的主觀「我」。而努力達於普遍的本體；並且指出了唯一的方法只有把我們的精神與我們的人格再造起來——這裏是我們能達到客觀世界的門，我們肯定我們自己，認清包圍我們的實在的出發點在這裏——因為，精神的實在，是人體的純潔，在詩人若干直觀若干啓發的對象：是從物質的羈絆解放出來的實在；內心中印上了純潔的光輝；由這明晶的梯階可以直達於最高明的實在。所以絕對觀念論的意大利哲學家科策（Croce）的美學感到精神與宇宙的苦悶而不能滿足。我們這時代的藝術家在努力達到最高的統一，開展了胸懷，一直投奔於最高的實在。

這樣藝術所表現的實在，假定經過宗教啓示的啓發，經過宗教救世贖人的觀念的熏陶，那末，他就獲得了天主，獲得了基督，表現出一個「愛」的活生生的統一，能解除一切分裂，滿足一切需要，今日藝術只差此一步。